

莊勇

## 鮑威爾的無稽之談



閒話雜誌

海外華文報紙是連接中國與世界、服務華僑華人的重要橋樑，主要發揮著傳播中華文化、提供本土與家鄉信息、凝聚華人社群、維護僑胞權益、展示華人形象及促進民間外交等核心作用。它們即是信息共享平台，也是構建中國形象的「軟實力」載體。

此外，海外華文報紙作為連接中外的橋樑，也應發揮人文交流、民心相通的獨特優勢，通過傳播中華文化、客觀報道中國發展、消除文化誤讀來增進理解與互信，積極推動祖籍國與住在國的民間友好、互利合作與文明互鑒。它們是促進國際關係深化與合作的重要力量。

《世界日報》和《商報》是菲律賓最具影響力的兩份主要華文日報。兩份報紙長期服務菲華社區，報道本地及國際新聞、推動菲中交流，是瞭解菲律賓華人社會的重要窗口。兩份報紙創立以來，一直都秉持著公正客觀的新聞媒體精神，積極報道菲中合作進展，以及報道中國發展成就，和傳播中華文化，傳遞海外華人聲音，為促進菲中友好，發揮著積極作用，並為增進菲中兩國人民相互瞭解、深化兩國友誼作出貢獻。

美國退役軍官雷·鮑威爾日前再次寫文章攻擊菲律賓華文媒體，這次的攻擊對象是《世界日報》和《商報》，甚至還點名攻擊《世界日報》管理層和從業人員。鮑威爾這次攻擊這兩份報紙，主要是不要它們傳播菲中友好的聲音；這不但是違反言論自由，更是赤裸裸的霸凌行徑，在在顯明其專橫跋扈

的本色。

倘若是本地華文報在菲中南海糾紛問題上，刊登過於激烈的親中報道或者是在評論中力挺中方並嚴厲譴責菲方，那也應該由菲律賓官方或者民間團體來進行批評，鮑威爾既不是菲律賓公民，也非本地居民，對菲中之間的領海矛盾並無任何發言權，更無權對本地華文報章指手畫腳。何況以上兩份華文報紙既沒有發表親中言論，亦無作出譴責菲方的評論，鮑威爾即使是菲律賓公民或者是居民，也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指責這兩份報紙。

鮑威爾指控菲律賓華文媒體受到中國使館操控，完全是無稽之談，以上兩份報紙均是由私人經營，既非中共黨報，也沒有任何北京背景，更沒有受到中國官方贊助，何以會受到中國使館操控呢？倘若因最近有華文報從業員獲中國大使館頒發「使館之友」獎而遭鮑威爾說三道四的話，那他可真真是無理取鬧；得獎者是因報道有關促進菲中兩國友好，以及有助推動兩國經貿往來的新聞而受到使館肯定，這些新聞符合菲中兩國及兩國人民的共同利益，對菲律賓而言有利無害，鮑威爾的指責根本是無中生有。

就如中國駐菲大使館所說，菲律賓華文媒體在促進中菲民間交流、傳遞友好聲音方面，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，任何試圖以意識形態標籤化、污名化華文媒體的做法，都只會製造對立，並破壞來之不易的雙邊友好基礎。相信菲中友好關係是經得起考驗的，任何挑撥離間的意圖，最終必定不會得逞。

2/10/26（二）

鄭楷鑫

## 時光的渡口：孝道的永恆迴響



孝道園

在馬尼拉的繁華街頭，熙熙攘攘的人流中，有一條不為人知的時間長河。在這條河流中，流淌著我與父母的歲月故事。這些故事如河中泛起的漣漪，在時間的渡口激盪，返射出中華文化中孝道的永恆迴響。

自小，我便在父母的言傳身教中明白了「孝道」這一古老而又深邃的概念。作為福建人，我們家庭深受傳統文化的薰陶。父母常常提醒我：人在世間如船行大海，孝道便是那根最重要的槳。沒有這根槳，無論航向多麼明確，風浪多麼平靜，船終究會迷失在無邊的水域。

生活在異鄉——菲律賓的馬尼拉，我們一家人雖然背離了故土，但那根名為「孝」的槳卻從未離開過我們前行的航船。在這個異國他鄉的土地上，時間彷彿走得格外急促，但每當黃昏的光線透過窗戶灑進家裏，家中一切便恢復了久違的寧靜。我常在這樣的時刻思索：在這個陌生的城市裏，我們是如何緊握住孝道這條文化的生命線的？

父母在我心中，如同兩座無言的山。歲月如刀，刀痕斑駁地刻在他們的臉上，卻從未動搖他們的意志。我自幼便明白，父母為了家庭，甘願放下自我，為我們撐起一片天。在福建，孝道是生活的一部分，融入每一個家庭的血液。而在馬尼拉，這種根植於血脈的文化基因更顯彌足珍貴。

父母在馬尼拉打拼多年，從一個小商販到逐漸有了自己的事業，走過了許多艱難險阻。我看著他們每日早出晚歸，深

夜才歸家的背影，內心隱隱作痛。或許，這是我心中的那根「孝」之弦開始輕輕顫動。我明白，孝不僅是對父母的贍養，它更是一種沉甸甸的責任，一種難以言表的內在力量。

記得有一次，父親在工作中突發意外，被送往醫院。那一刻，我彷彿看見了時間的河水突然湍急起來，父母為我們拚搏的身影一瞬間顯得那麼脆弱。我不再是那個無憂無慮的孩子，而是開始意識到，父母並不是永遠的港灣，而我，終有一天要成為他們的底護。

從那之後，我開始更多地承擔起家庭的責任，不僅是經濟上的支持，更是精神上的陪伴。我每天儘量安排出時間與父母共進晚餐，陪他們散步，或是簡單地聊天。這樣的時刻，看似平淡無奇，卻在時間的河流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。我開始意識到，孝道不僅僅是中華文化中的一部分，它更是時間流逝中，人心對親情最真摯的回應。

父母漸漸年邁，臉上的皺紋如同大海上的波紋，訴說著歲月的故事。我也逐漸感受到，時間無情地從我們的指縫間溜走。然而，儘管歲月催人老，孝道這一根文化的紐帶，卻讓我們在流逝的光陰中彼此相連，不曾分離。

在馬尼拉的繁忙生活中，我開始思考，何為「孝」？

它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核心價值觀，更是一種跨越時空的情感紐帶。它不僅存在於血緣親情之中，更昇華為人類情感中最深邃的一部分。孝道，是一種生命的延續，是人類在面對時間洪流時，唯一可以抓住的情感支柱。

高俊仁

## 雙春疊韻



各說各話

乙巳年臘月十七，二度立春。舊歲未盡，新歲的春風已楔入殘冬的薄冰，為歲末鋪就一層溫存的暖意。這罕有的節氣重疊，恰似時光善意的提醒：春從不拘於時序，人生亦常有第二次開端。乙巳尚餘十二朝光景，丙午之春已按捺不住熱切奔赴，如聞鳴角奔馬，一腔熱望，揚蹄便向新程。

2026丙午年，是天干地支皆屬火的純粹之年。天干丙為陽火，如驕陽普照，熱烈進取；地支午為陰火，生肖為馬，至陽不息，二者同氣連枝，火氣充盈，讓全年氛圍活躍熾烈，人的行動力、競爭心與創造力皆被極致激發。午馬對應正南離卦，主光明昌順，預示南方區域、文化產業、能源科技等具火屬性的行業將迎高光時刻；其又為四大桃花之一，自帶人緣向好、機遇頻現的氣場，正是拓展人脉、展露才華的吉慶年份。更妙的是，丙午雖雙火加持，納音五行卻是天河水，成水火既濟之相——如夏日甘霖潤熱土、引擎水冷穩行舟，這一年的成功，並非一腔熱血的猛衝硬闖，而是剛柔並濟的處世智慧，需在激昂中守清醒，於進取中留餘地，所有的挑戰，終會化作滋養成長的甘露。

於年近古稀、與文字相守半生的我而言，這二度立春，不止是節氣的巧合，更是人生最貼切的隱喻。自1985年《雨思》的懵懂，到封筆下海二十年的沉寂，再到2008年《雪霽》後的奮發，幾百萬字的凝萃，是與時光的較勁，更是與自我的相守。懸車之年，世人皆道當安享歲月、靜度流年，我卻偏做迎春、追春的趕路人：怕白駒過隙，便極日惜時；懼創作遲暮，便耕

筆犁墨。旁人不解這份執著，可堅守之人皆知，心中的熱愛與奮進，更是永不落幕的春光。

這歲末的再度立春，本就是人生的另一場啟程。它沒有正月立春的喧騰熱鬧，卻多了沉澱後的從容篤定；褪去了初春的青澀，更添了歷經風霜的沉穩。人生亦是如此，有人年少得志，春光早至；有人大器晚成，春在歸途。無論春之早晚，只要心懷虔誠，步履不停，終會與美好相逢。我曾錯失最盛的創作年華，卻終懂人生從無真正的遺憾：敢回頭、肯堅持，不停的腳步便能追上時光，沉寂的心田便能再迎春光。這便是二度立春贈給我們的啟示：春可再來，夢可重圓，只要心不冷、志不消，歲月永遠會為趕路人敞開懷抱。

時間在鬢角嵌入風霜，卻在心底澆灌春光。半生筆墨路，四十載文字緣，見過繁花滿徑，歷過寒雪封途，嘗過創作的酣暢淋漓，品過輟筆的悵然若失，終明瞭人生的四季，從不由年歲定義，只由心態書寫。你若積極，寒冬亦是暖春；你若奮進，暮年亦是少年。這雙春疊韻，是天公贈予歲末的溫柔，更是時光賦予追夢者的力量——它告訴我們，時光漫長，不必慌於一時得失；歲月有情，總會厚待執著前行的人。

今日冬寒未散，春已再臨，敬香與春神對話，回望一年文字收成，擘畫來年耕耘計劃。古稀之年，筆耕不輟非逞強，是刻入骨髓的熱愛；奮力前行非執念，是藏於心底的信仰。願我們皆如這乙巳年的二度立春，縱使歷經歲序更迭、世事起伏，仍能心懷春光，步履不停；縱使年至暮年、鬢染霜華，仍熱愛奮進，在人生的江河裡追著春光，一路向前。

林輝煌

## 歲末奔赴，心之所往



特稿

雖已立春，歲末的風，仍然裹挾著寒意，掠過城市的街巷，也吹過鄉村的阡陌。城市的街頭，人們行色匆匆，腳步如鐮，彷彿被無形的繩索牽引著，在年終的倒計時裡奔忙；鄉村的田野，農人踏著霜露，彎腰拾掇最後的莊稼，灶房的炊煙瀰漫著臘肉的醇香。年終總結、未竟之事、歸鄉念想……城市的燈火與鄉村的炊煙，共同編織歲末的畫卷。這匆忙，似有無奈，可細看之下，那眉宇間凝著的，分明是倔強和堅持。原來，人生本就是一場奔赴，而這場奔赴的意義，唯有在風雨兼程中，方能悟得朝朝暮暮的深意。

常想，這奔赴的姿態，多像一條河流。河水奔湧向前，從不顧慮前方是礁石險灘，還是平原沃野。它只知，唯有滾滾向前，才能匯入大海，完成使命。人生的奔赴亦如此，縱使前路崎嶇，縱使歲末將至、光陰緊迫，我們依然選擇前行。那匆忙的腳步，不是屈服於歲月的鞭策，而是內心對「心之所往」的執著追尋。我們奔赴的，或許是一個目標，一個夢想，一份責任，又或是一份對生活的熱愛。這份奔赴，讓我們在時光的洪流中，有了方向，有了力量。

古往今來，多少仁人志士，亦是在奔赴中書寫華章。蘇東坡一生宦海沉浮，屢遭貶謫，可他從未停下腳步。他奔赴在詩詞之間，奔赴在民生疾苦之中，將豁達與才情灑滿人間，終成千古風流人物。玄奘法師西行取經，穿越荒漠戈壁，歷經千難萬險，他奔赴的，是心中的佛國，是普度眾生的宏願。他們的奔赴，無關歲末年初，無關榮辱得失，只因心有所向，便九死不悔。這奔赴，是生命的昂揚，是靈魂的覺醒。

而今，我們立於歲末的門檻，回望來

路，或許有遺憾，有淚水，但更多的是堅韌和希望。城市的職場人熬夜加班加點，鄉村的婦人揉著麵團籌備年糕；異鄉的遊子搶購車票，老家的父母站在村口等待歸人……那些未完成的事，未了的心願，恰如一盞盞明燈，照亮前方的路。我們繼續奔赴，不為證明什麼，只為不辜負自己的本心，不辜負這僅有一次的人生。在奔赴中，我們懂得了，生活的意義，不在於抵達某個終點，而在於奔赴的過程。那過程中的汗水與淚水，歡笑與感動，都是生命最寶貴的饋贈。日日夜夜的奔波，讓我們在城市的霓虹與鄉村的星火中，觸摸到了生命的溫度，在瑣碎裡窺見了生活的真諦。

歲末的奔赴，是一場與時間的對話，更是一場與自我的較量。我們明知前路或有風雪，卻仍願以堅持為盾，以熱愛為甲，沐風櫛雨，勇往直前。這「甲」，是支撐我們戰勝疲憊、打破迷茫的神器，是面對困難時不輕言放棄的底氣。它像戰士的鎧甲，護住我們最珍貴的初心——或許是畫家對色彩的執著，是教師對學生眼中的光，是醫生對生命的敬畏，是農人對土地的虔誠，亦是遊子對家鄉刻骨的思念。

正是這份熱愛，讓我們在奔波中不被壓力擊潰，在打拚中依然咬緊牙關，如同鎧甲為身體抵擋寒風，熱愛為心靈築起堡壘。因為，我們深知，人生的價值，不在於你擁有多少，而在於你奔赴過多少，堅持過多久。那些看似無奈的匆忙，實則是生命最熾熱的燃燒。讓我們繼續奔赴吧，向著心之所往，哪怕山高水長，哪怕歲月如霜。只要腳步不停，心燈不滅，終有一天，我們會抵達那片屬於自己的星辰大海。

歲末又如何？奔赴不息，心之所往，便是歸途。

（寫於2026年2月8日）

胡濟衛

## 新桃舊符話門神



特稿

老家豫南正陽縣過春節並不叫過春節，而叫過年。在中國，過年的習俗南北有別，東西各異，唯一相同的是家家戶戶都要貼上象徵喜慶的門神，也叫春聯，俗稱門對子。門神，源於古代桃符。古人認為桃木是五木之精，能制百鬼，故從漢代起即有用桃木作驅邪工具的風習，以桃木作桃人、桃印、桃板、桃符等辟邪。每逢春節，人們總要用新桃符替換舊桃符。宋代文人王安石的「爆竹聲中一歲除，春風送暖入屠蘇，千門萬戶曠曠日，總把新桃換舊符」的詩句，說的就是這件事。

中國最早的門神傳說是能捉鬼的神荼、鬱壘。東漢學者汝南郡人應劭在《風俗通義》中就有過記載：上古的時候，有神荼、鬱壘兩兄弟，他們住在度朔山上。山上有一棵桃樹，樹蔭如蓋。每天早上，

他們便在這樹下檢閱百鬼，如果有惡鬼危害人間，便將其綁了喂老虎。

後來，人們便用兩塊桃木板畫上神荼、鬱壘的畫像，掛在門的兩邊用來驅鬼避邪。南朝·梁·宗懷在《荆楚歲時記》中也有記載：正月一日「造桃板著戶，謂之仙木，繪二神貼於左右，左神荼，右鬱壘，俗謂門神。」

發展到後來，人們又在門神兩邊配上春聯，內容大都是五穀豐登、六畜興旺、萬民樂業等，以示喜慶。

春聯始於五代。據考證，中國最早的一副春聯當為後蜀主孟昶於公元964年所撰。據《宋史·蜀世家》載：蜀後主孟昶命學士為題桃符，以其非工，自命筆題云：「新年納餘慶，嘉節號長春。」從此，題桃符便演變成寫春聯了。後來，由於紙張大量生產，人們逐漸用紙代替桃木板，這便是貼春聯的開始。

春聯普及盛行於明朝。據《響雲樓

雜說》載：「春聯之設，自明太祖始。帝都金陵，除夕忽傳旨，公卿士庶門上須加春聯一副。太祖微行出觀，以為笑樂。」而且，他還為王公大臣們御書春聯。賜給中山王徐達的對聯是：「破虜平蠻，功貫古今人第一；出將入相，才兼文武世無雙。」賜給陶安的對聯是：「國朝謀略無雙士，翰苑文章第一家。」由於皇帝身體力行，再加上文人墨客的喜愛，廣大群眾的傳播，春節貼春聯便作為風俗習慣流傳下來。

幼年時期，家鄉流傳著一首婦孺皆知的民謠：「門神門神扛大刀，大鬼小鬼沒處跑。」這也從另一個側面，真實地道出了春節為什麼要貼春聯和貼春聯的用意所在。兒時印象最為深刻的門神就是鍾馗、秦瓊、敬德、關公、張飛等，大都是朱仙鎮木版水印，線條粗獷，形象誇張，構圖飽滿，色彩艷麗，印製精美。也有老家正陽陡溝鎮的「德勝祥」木版年畫。「德勝祥」製作的年畫雖然沒有朱仙鎮的名氣大，但它所使用的顏料是加入了淮河岸邊的五色土精心配製而成的，遇紙即干，絕不滲透模糊，套色後可以呈現十餘種鮮艷亮麗的色彩，渾然天成，也深受廣大人民群眾的喜愛。

「文革」期間，木版門神年畫作為

「四舊」被政府明令禁止，但作為中國人春節的象徵，從來也沒有被真正禁止過。年畫製作藝人們利用農閒的時候在家裡偷偷印製，進入臘月，便肩挑背馱，走村串戶沿途叫賣，才使這一民間藝術和文化遺產得以傳承延續至今。

朱仙鎮木版年畫已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，老家正陽縣陡溝鎮的「德勝祥」木版年畫，也引起了有關民俗和非遗專家的重視，2021年被列入河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。

相信在不久的將來，也會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，讓這一瀕臨失傳的民間藝術得到應有的傳承和保護，讓國人的年味變得更豐更濃。

**菲律賓商報**  
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 
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 
YUYITUNG COMMUNICATIONS, INC.  
創社社長：于以同烈士  
社長兼總編輯：于慶文

營業部：227 Dasmariñas St., Binondo, Manila  
電話：79606382 - 82411756  
傳真：82411588  
電郵地址：siongpo@gmail.com  
電子網頁：www.shangbao.com.ph

member:UPMG GROUP